

中華民國廿四年參月廿貳日收到

南園憶勝

李博題

蓮舌居士李桐軒先生遺像



南園憶賸序

顏之推曰；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冤服牆宇也。予家本農氓，貧寒之況，萬爲子姪輩所想不到。今子姪輩席先人餘緒，若以爲自然。庸詎知若非祖考等之奮勉勤修，焉望有今日乎。予懼子孫之遂忘之也，因爲此書，以提醒若輩。抑今日之士侈言摧倒家庭之制矣。然家庭，社會，國家，之興盛，正如農夫治田。農夫治田。不能無畛畦隴畔。設使全國農業以苗爲單位，則苗無存焉者矣。全國民政以人爲單位，則人將無所寄矣。故有隴畦而農事可相較而爭勝，有家庭而民德可相比而互勵。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其相比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吾國社會素以家庭爲基礎，容有所短

，而實有其至長。今之學者，不思吾國數千年之根基，驟欲廢棄之以效法他人，是無異，自撤冤服牆宇也。家庭不可廢。則南園憶牋，非無爲而作也。民國二十四年二月李協自序。

南園憶牘

南園憶牘，予小子協追念先德而作也。予家世居蒲城富原村，其先處北園，世以農爲業。先王父兄弟三人，而已爲其仲。勤於田畝。兄弟翕然。迨伯氏繼室至，而勃谿生矣。先王父王母事事隱忍，獨於二子就傳求學事力與之爭，必遂其志而後已，析居南園，此其主因也。

南園木吾家廐所，有窰二面，磨房數間，時正值光緒三年大荒之後，飢饉顛連。所謂析居者直被逐而出耳，無牛畜，無耕器，家人婦子相率吠畝間，鋤土以種如是者累年，乃漸得免凍餒。雖處是苦境，先君兄弟未嘗一日廢學也。

先君桐軒公生於遜清咸豐十年十一月初二日，是年也實爲清代中國最多事之一年。捻匪方猖獗於淮陰，太平軍正熾於江浙，英法聯軍，陷天津，逼帝都，清帝北走熱河，作城下之盟。蓋世之亂極矣。吾鄉雖處窮壤，而亦一夕數驚也。

嗣是即捻匪入陝，回變接踵而起。時大軍方勞於東南，陝西一隅，未之暇及。閭閻



之間，流匪縱橫馳聘任意焚殺，莫之顧恤。故先君生後十餘年間，幾無日不在隨先王父母避難中，百姓死亡者過半數，予家卒無所損。

先君幼年之事，聞諸先王母口述，略知其一二。篤於孝友，是其性成。與村童嬉戲，口不出惡言，足不踐虫蟻，其貌視之若愚，其言未嘗一謬。

予村臨洛水之上，東西皆溝壑，寇至，則村人相率遁避其中。壑中邃穴蜿蜒，綿亘數里。如是者固不止一處也。時亂已數年，強寇頻至。居民聞警輒擇穴而入。村東有最稱隱僻一穴。穴口臨深淵，以板作橋始可入。口之外，樹草叢生，外人莫能得其迹。一夕，避居其中者甚衆。先王父母率二幼子亦在其內。亦既一日餘矣，而先王母忽方寸大亂，覺其地不可一刻居，急欲他徙。人皆曰：「舍此又烏得較安之地。况穴外即賊，無如蛾赴燄也。」而先王母不聽，即促先王父攜二子同出穴。昏暮中過一村，賊方據村爲營，燃大炬，照耀如白晝。賊衆方操練，刀劍相擊，人喧馬嘶，聲聞數里。既無他道可避，家人匍匐自村外埰下過，竟不爲所覺，而遁之僅幾。是夜其穴果爲賊所陷。避居其中者盡遭毒戮。予家之得以至今日，豈偶然哉。

尤有一次，先君隨先王父母避賊。時方數歲，奔於險坡，下臨深壑，幾將墜焉；而爲石所顛蹶，得免傾覆。先王母口呼菩薩不置。

先君與伯父仲特公初受書於同族五先生，繼就學於近戚劉先生，終則受讀於同邑王吉人先生。家貧束修弗能繼，師者諒之。在塾以秕穀和黑豆爲食，冬日足凍裂至不能脫襪，刻苦攻讀不稍懈。先王父推車貨餼糴，先王母以紡織針巧助之，得不至輟學。

飢饉中先慈馬孺人來歸，時光緒三年也。家中尙有餘粟，伯氏靳不授食。先君飢餓跬步欲跌。先王父有疾，先王母朝夕侍之。藏棗斗餘僅以濟飢。而伯氏思奪之。力抗得保。其不同爲餓殍也，蓋亦幸矣。

光緒四年先君及伯父同入泮，至是，鄉鄰之視之者稍異矣。五年生博。然伯氏忌之愈甚。誣訟牽連，必欲置先王父及其兩子於死地而後已。幸縣令賢明，得以昭雪。及伯祖父臨危，始悟前非。愧泣痛悔，屢欲自擗。及其卒也，先王母率子婦等助其歛沐，喪葬盡禮。

是後先君與伯父皆以授讀爲事。華州某富賈延先君教其子。其子庸劣，而富賈促讀甚急，則常以藥餌供之。曰：吾家非貧不能買藥者，只憂兒不能讀，不憂兒病。先君以所見不合引去。

光緒八年生協。時伯父尙無子，奉先王父母命，以博爲之嗣。先君及伯父俱以優異爲學使拔爲上舍生，肄業於三原宏道書院。一時關中知名之士，莫不樂與之交。予家對子弟言行，於其幼時，即律之甚嚴。兄年數歲，誤拔隣人田中一菜，歸送厨中。先伯母訶之，不與之食。予尙在抱，爲人抱至北園，拾取一制錢歸，先母亦責之，必令抱予仍還錢原處而後已。

予初有記憶之時，先君在外時多。歲一二歸，則以方字授予。或以硬紙鏤爲方孔，露書本上字令予讀。而予幼時甚愚魯，且耽嬉戲，殊不樂爲。先君亦弗之強。故予至八歲尙不知書，予兄則隨伯父讀耳。

先君及伯父遊學外方，其學尤進，而皆鄙科舉制藝不屑爲。伯父耽曆算之學，搜求中西天文數學諸書，孜孜研習。既無師資，多出自悟。其後雖衰老，著述不休。先

君則好爲古文詞，尤究心於社會風俗之糾正，民間教育之普及。當時士庶，羣以爲怪而不之顧也。

予初受書，先君授司空圖詩品一冊，誦塾師教讀之。先君之意以爲教兒童宜首歌謠，而四字短句，童口易讀，故有是命。然亦審知兒性之所宜也。予尙有一弟，幼予三歲，嗜魯甚於予。先君自爲字課，編爲俚句，訂爲一冊，而授之，先君見弟之魯也，戲書課本面云：「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乎？曰：不可，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可乎？曰：不可，曰：惡！是何言也！」後弟學終無所成，先君每曰：吾早爲之譏矣。

先君爲兄輩擇師最慎。後得馬戶村劉時軒先生以爲師，乃大喜，劉時軒，賀復齋先生之高足也。復齋先生倡導性理之學於關中，及門甚衆。而言行無虧，如時軒先生者亦頗難得。先生遵先君囑，首授予毛詩，而韻必依古，義必疏解，不作盲讀。毛詩既終業，乃繼以四子書而及其他經。二年之內，講貫無遺。先生言笑不苟，立必正，坐必莊，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學生化之。先生雖崇宋儒而無門戶之見。故予

兄弟於六經之外，於宋元明儒亦略有所窺。而邵堯夫，朱晦翁，許魯齋，王陽明等之詩歌，尤所吟誦不絕者也。

此二年中，伯父及先君俱供職於陝西輿圖館中。先君曾一二次因測地圖及蒲城，道過家中，一考功課而已。迨光緒十八年，先君乃辭職歸里，設幃授徒。予兄弟皆從學焉。至是乃多讀古文詞，治四史及通鑑，文獻通考，旁及九章，歷象，格致等學，而以科舉尙行，猶不廢制藝。時伯父南遊於浙，光緒二十三年始歸，載書盈車。乃恣余兄弟讀。百家諸子以及同光間所出西書譯本，幾無不有。伯父更親授以四元幾何代數之術，余兄弟終獲其力，得於光緒二十四年同時入泮，被拔入崇實書院肄業焉。

先君督課子弟甚嚴，而導誘有方。於其善也必獎之，甚至趨庭之禮，灑掃之儀，極細微曲折處，亦必留意。教學之外。吟誦不輟。於古文詞中最喜孟子及楚辭。常以蘇老泉所批孟子教予等數回不厭。

先王母好園藝，先君暇時則助之種菜。晚間則於先王父母前娓娓道故事。以予思之

，爾時蓋其最愉快時期也。伯父遠遊浙杭，而中日戰起。先王母以久不得長子耗，時切念慮。先君爲聚土作地圖模型，指論山海形勢，戰爭地點以解釋之。

蓮舌居士之號，蓋早已有之，非於其晚年好佛時始也。予初識書見新年題燈，已有此號。其自號之原因，見其自傳，然先君亦可謂善於詞令。每與友談，莊諧並至，聽者不倦。而析理至精，敢人不淺。

堂兄某學作六韻詩。題爲「賦得秋雲暗几重」而訛「秋」爲「我」又漏「雲」字，其詩更不必問矣。先君批之云：「汝暗千萬重，豈止几重而已哉。」

予家固窮。而能安窮。舊例正月初五日送窮。先君以韓愈送窮之文爲予等講授，既畢；復自占送窮詩以教子：

送窮三章

惡窮送窮窮不去；去到何方能免惡？作窮窮人轉自窮，何苦往來人間世？

莫怪送窮窮不去。去我適人心已誤。不如不送出他窮，送到十分便自住。

窮言：「我在人心住，無所從來無所去。果爾心通窮自無，送窮韓愈殊多事。」

先君詩文甚多，尤擅仿離騷體。惜不欲眩世，輒自拋棄。至今四處搜求，僅能得其殘稿一二而已。

紀事之文，則酷好紀曉嵐。其數年日記，於鄉閭極平淡之事，皆爲之析理義以明是非。其學不拘於宋明，尤不喜考據，惟就眼前實際，求事之宜，得心之安而已。

先君交友甚多，而能各取其長。常爲予等歷指各友之何節可學，何節不可取。而謂持身操行，莫如學劉時軒。至於鄉間匹夫匹婦，有一藝之長，有一行之佳，必皆對子弟稱譽之，評論之以爲效法。

書法宗顏魯公，而不責予等以善書。謂平整通達可矣，不望汝等以書法名家也。

先君淡於功名，絕意仕進。又昧於張仲景「不爲良相，必爲良醫」之言，時復彈習歧黃，並以之教予等。平時救濟亦甚多矣。所收奇方尤夥。予一日左拇趾忽脹腫劇痛，先君取黑白雞糞，入於杏核殼而敷之趾稍。予即覺通趾之血，向趾稍而注。傾刻間，趾腫全消而匯爲一泡，破之即瘡。又伯祖母臂被毒螫，先君令搜索蟹虫之餓扁者十餘數，剪其頭而按其腹於螫傷之口。毒液和血即爲蟹腹吸收，腹飽即倒，如是

更易十餘次，毒盡腫消。先君常謂極賤之物，有時可以獲大用；極微之事，有時可以收大功。不可忽也。

先君處已，以謹以約。常謂爲文之道，在不說多餘話。涉世之道，在不做多餘事。謂踵事增華，浮僞者多矣。

先君居於鄉，則鄉里輯然。舉年老有德者以爲鄉董，即有爭訟，皆自處息。故村民翕然；有頻年不到縣城之樂，自治之精神，蓋早已具之矣。

予幼時慣隨祖母，年已弱冠，猶復駸癡。已婚年餘，童稚猶昔。嘗作文，自述所感；爲先君所見；批其後云：「各盡各心，各行各道。親惟知慈，子自盡孝。翁姑宣聲，古人垂教。兒女閨房，不管爲妙。」

先慈沈疴已久，先王母以其爲肺癆也，禁孫輩侍側。予因之大哭，觸王母怒。先君罰予令跪地而責之。復愴然而泣曰：「予知非兒罪也。」

先慈竟不起矣。此固予兄弟等之至不幸，而先君之悲尤甚。然於王父母前，未嘗失其怡然之色也。

先是先君於數年前，曾夢遊山林；月夜之下，闕無一人。忽聞女子泣吟云：「風勁枝欲折；泉流石欲咽；誰撥七弦音，使妾腸斷絕？」及最瀕又夢見一樹，枯萎婆娑，生機殆盡。而其下則有兩蘂挺秀而起。醒告王母曰：「兒婦不起矣。然兩孫有厚望焉。」是兩夢皆成讖矣。」

兩婦至後，多不識書。先君念家庭教育，婦人實爲始基。乃設法教之。其課本皆自編。創爲聲母廿一，韻母十三。聲母肖舌喉顎齒之位，而分爲開口合口讀法。韻母則作爲方位圖以記之。不識字者，一經指示，半日可通。從此音韻翻切毫無滯碍，以之注於正字之旁，不須人指教，自可讀其音。以之解字義，亦一讀便曉。所編課本，皆用本鄉俚語。其字其文，皆求家庭及農間切實應用。此實爲先君創設平民教育方法之始基。其詳見所著民興集（印刷中）。蓋以其試驗於鄉間而得實效，知其法可通行也。方今侈言普及教育，而普及教育之工具，則未曾有。是何異於無營饌之具而責人之不食也。先君早注意及是矣。

既令婦女略識文字矣，其次則提高其地位，明其教育。向來婦女之惡習皆爲之一洗

而不使絲毫沾染。常曰：「婦女而不好虛飾，則可以爲良母矣。」鄉人化之，故蒲城東鄉婦女不纏足之風，較之他處，開發特早。

先君亦嘗以五種遺規，小學弦歌，烈女傳等書教家人子婦矣，而注重性情陶冶，不以宋儒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爲然。於此點講解甚切。

光緒二十五年先君率予兄弟至涇陽入崇實書院，半年後，乃返。先君常謂「己非曾參，子非華元」，決不欲再娶。乃先王母慮其晚年苦寂，必欲爲之續絃。不聽，則對之泣。先君不欲傷母心，是年繼母至。

明年關中大飢。拳匪肇亂，人心慌惑。先君召予兄弟還家靜處。對村民力闢邪教，說明世界及吾國大勢，使不至爲異說所惑，徒滋亂源。時予家中存穀尙多，以之散給村中乏食者。而自和糠粃，雜樹葉煮熟食之，與飢者共苦。予因上樹採杏葉，葉盡，攀枝甚高，傾跌昏閉。先君急灌以藥始蘇。然不以此氣沮也。

先君憂時之非，見當代士大夫之鋼蔽，口占一詩令予等記之：

庚子口占

攘攘復紛紛，番舶來海上。莫傍我郊圻，我國有長相。大界嚴華夷，斯文賴不喪。藐彼蠻夷人，敢與大邦抗。

蠻夷真蠻夷，德威兩難施。黜邪崇正學，符咒有神奇。率我義和拳，請我張天師。神兵自天降，興高不可支。

興高不可支，神兵人難用。焚掠徧京邑，朝士跪乞命。血流成川渠，血骨邱山壘。西洋數百人，中華千萬姓。

萬姓莫怨嗟，良相謨猷遠。欲宣背城戰，先送妻孥返。大將提重兵，京城圍使館。月餘未能克，嘖嘖稱勇敢。

勇敢復何如，一戰失京都。相臣欲走避，挾君作護符。荒谷未縊者，聞風捲甲趨。不道敗北來，只道保路途。

途路迂且長，平明逾太行。郡有知名士，獻賦聲琅琅。上頌鑾輿過，下斥維新狂。年來無一事，涕泣說國亡。

存亡國家事，儒生未可言。奕奕長安城，我來自太原。聞說燕京裏，夷人屠以

繁。演槍文華殿，牧馬頤和園。

殿是列聖座，園是太后宅。如何懲首禍，反被西鄰責。皤皤三三老，相顧無顏色。明詔屢罪已，臣終不誤國。

上詩蓋紀實也。先君憂時之心，於以可見。既遭亂世，復罹饑饉，痛國哀民，情殊悲已。

兩宮西幸，賑款隨至，饑民再蘇。先君鑑於大旱之堪虞，復以餘糧捐之村中，以爲倉穀。使食之者每年升合益之。其制行之數年而敗。時伯父爲陶子方制軍延聘主講蘭山書院。予兄弟被拔入宏道高等學堂肄業。越年伯父自皋蘭歸，與先君及張百雲先生，倡辦同州求友學堂。時光緒二十八年也。

先王母於是年秋逝世。自是之後，先君完全陷入悲境矣。三年之中予常見其哭泣不時也。予兄弟實無以慰之。形銷骨立，氣逆於胸，因得哮喘之疾；其毀甚矣。後乃自悟其非，力加改正，兼用八段錦工夫得以漸復。有「夜口慕」一首誌其哀思：

夜口慕

先母彌留之際，云將往「夜口」；痛中吟此。時壬寅之秋也。

天光渺無際，山色深復深。「夜口」在何處？母去無遺音。

遲遲北坵道，瑟瑟樹葉彫。十月滿地霜，阿母在寒郊。

白日落西山，光影隨風飄。戚友對我泣，謂我無太勞。

萬物塞兩間，大化與長消。從古多賢聖，陰陽莫能逃。

此理寧不識，中心實切切。

母也過憐兒，兒心何太癡。只知傍母樂，不知有今時。今忽值此時，淚盡聲欲嘶。天地甚寥廓，窮人無所之。

「夜口」在東方，褰裳涉扶桑。「夜口」在極西，跋涉到嶮巖。「夜口」在天上，引領徒悵望。望母時來歸，慰兒切切哀。

自是之後，先君館於三原胡家，教學爲生。

伯父入蜀，久無訊。人謠傳其且有諱矣。予告先君愿入蜀尋覓伯父。先君曰：以爾祖母之德，伯父之器，決不至有此。姑待之，信且至矣。越數日，果得吉報。

予兄弟被考送入京師大學堂肄業。先君平時不許兒輩吸煙，至是時，乃購紙煙一打賜予兄弟曰：是物予素所惡。但長途跋涉，店房污穢，稍吸之，庶可以避瘴氣。其愛予之情，可謂無微不至。

予入京師大學堂後，致函函稱學堂飲食佳盛。先君報責之曰：「予遣汝等千里求學，豈餽噉是圖耶。」然同一饌也，予窮家子弟受寵若驚。他省同學則有敲桌漫罵，甚至有推翻碗盤者。是其養尊處優慣歟，抑其父不若予父也。

先君送予等出外就學，作詩勵之，錄之如下：

惟華人兮神明胄，不可奴兮不可虜。我心之憂憂如何，上失其道民散久。
四千年來自陶唐，設都禹迹渺茫茫。閉關絕使不可得，遂乃廁身爭競場。
場中爭競渾不見，農工商業皆劇戰。華山蒙恥華水羞，華人驕氣猶滿面。
封豕長蛇肆荐食，人方刀俎我魚肉。宛轉求脫幾不脫，頑彼昏童又籍束。
人生自古誰無死，死於愚弱甚可恥。雀鼠臨迫能返嚙，況有氣性奇男子。
男子立身戒自輕，要知科第非功名。英雄事業一念定，再休大夢度浮生。

其所以勗予等者至矣。予等抵北京之次年，先王父逝世，先君恐亂予等求學意，竟不之聞。

先是先君曾爲本縣紳士公舉修訂蒲城縣志，主其稿焉。盡改向來志書慣例，注重於山川，地理，物產，風土，氣候，民俗，農工等項。不主輕彰節烈而推重任俠。稿已成矣，縣令李體仁閱之以爲悖逆。另派他人改竄之。以故蒲城志書，無可觀者。於是先君以家居爲樂。自闢一園，培植果木，並築三窰，隱棲其中，若將終身焉。然非遂忘世也。觀其題扇扇畫五鯉云：

利藪名場鷺且塵，頻陽野老自閑身。爲愁霖雨蒼生事，池上殷勤養細鱗。

其意可知已。光緒三十二年出任蒲城高等小學校校長。時朝政日非，先君知清室不可以有爲，已加入同盟會。故所延教職員多其同志。蒲城縣令李體仁探悉高小爲革命策源地，捕同志常銘卿等數人，杖幾死，而未有搜獲。先君適在省未及於難，爲之竭力營救，同邑周政伯侍御又爲之助，全校得免。

先君念鄉民之無業，思提倡家庭紡織，出資派學生往天津留學。並購紡織器若干種

。後未能暢其志。今其器捐贈於本縣孫家庄職業學校。

又嘗爲畜牧矣，嘗開煤礦矣，皆以世亂停辦。

予兄弟於京師大學堂畢業後，兄奉先君命服務本省教育界。予則設本省公費派往德國留學。時先君被舉爲陝西省諮議局副議長，遇事侃侃而爭，不稍畏縮。當道憚之。

其在省也，又與同志密結，並設立健本小學，以培養革命人才。及辛亥武昌起義，陝西響應最早，蓋準備有素也。

革命方始，清軍東西侵迫，陝西孤立無援，其勢甚危。統軍者欲聯絡東南而難其使。先君乃自告奮勇，道出漢襄以達於鄂。

中途屢瀕於危，出死入生。記其商州道上作如下：

商州道上作

辛亥九月朔陝西反正。升允以甘肅兵來侵，趙倜以袁世凱命來攻潼關。余自請乞援於湖北。時兄自省歸辦鄉團；次子協留學德國。道中馬上成此。

寇盜東西來；弟兄南北去。矧有遊子懷，飄零慨身世。

山徑雪爲冰，風寒侵野渡。豈不憚行役，美人恐遲暮。

西方有鴻鵠，聞颺頻振翅。盪空矚九州。徘徊且延佇。

未信羽毛豐，敢輕南溟逝。長唳徹雲漢。昊蒼應眷顧。

事有奇巧，當予父念子之時，正其子聞颺振翅之日也。蓋予在德，忽焉不安。旣念祖國之危，復思家門之難。浩然思歸。時伯林東方學院，延予教授中土文學。合同已定，毅然辭之。於是購槍彈自攜，登船東駛。

到滬之日，先君亦適抵鄂。時黃興已駐軍南京，武昌無可與謀，遂復來寧。公事畢，聞余在滬，急來滬相會。而予亦聞父來寧，亦急事往謁。途中相左。予急電請在滬相候。次日相見，悲喜交集。時已天寒。先君猶衣衿衣。而予亦旅裝告罄，蓋初尙餘二百餘先令，盡捐之豫晉秦隴四省紅十字會，欲附之以回陝也。於是貨其槍彈，爲父購皮衣焉。

南北議和，予隨父附紅十字會返陝。乘汽輪至漢。時平漢鐵路斷絕交通已五閱月。

請於袁氏，開一專車，北馭至洛陽。時同行者二十餘人。藥箱醫具載大車八輛，迤邐西進。過觀音堂，予與他四人步行前趨，中途遇匪，縛匿深山。後車得訊，先君初則喪然失色，繼則泰然自處，曰：必無不測也。後因一丐者送信山中，以大義曉諭匪首。匪無識字者，予爲讀之。匪爲感動，以馬送予等至陝州。拘留山上不過三日耳。與父相見，不啻隔世。

大局告定羣相爭功。先君寂然歸里，仍事田園。後當道聘之至省，令修革命史。先君據事直書，不作隱飾，未盡合當道意，故其史與蒲城縣志同一命運。繼念社會教育爲振興民族之先務。於是聯合同人組織易俗社，改良戲曲爲己任。當時人多樂助之，故其成功最捷。先君蓄此志久矣。家居時即編有「黑世界」，痛貶纏足吸煙惡習及貪官污吏之害，「鬼教育」痛詆世之寅緣無恥者。及是時，乃得暢行其志，快慰殊甚，觀其「贈易俗社友」及「答長公」二作可知已。錄如下：

贈易俗社友里寅作

鑿空闢奇境，與子共居諸。絲竹洋溢耳，不樂復何如。

終南臨戶牖，欲往意踟躕。泉石良足慕，惜爲寇盜踰。
選聲製新曲，與子共推敲。老嫗稱耳順，怡然興致高。
元崑陽春調，莫忘學綬操。瑚璉豈不貴，適用是陶匏。
諸伶愁且穉，與子共攜持。飲食以爲母，教誨以爲師。
飢寒求援手，惟此貧寒兒。權門才濟濟，何事效驅馳。
諠闐長安市，與子共翱翔。莫復聞婦孺，呼籲愁人腸。
晨興教歌舞，親履粉墨場。知我謂我樂，不知謂我狂。

答長公

我本出世人，忽作入世想。寄迹在梨園，遊神在渺茫。
不能爲菩薩，化現滿空像。不能爲如來，說法舌長廣。
結社得良朋，易俗傳清響。尋樂且偷閑，敢希識者賞。
何期有長公，嘖嘖相嘉獎。遺貌取其神，評無毫髮爽。
贈我以詩篇，珠璣喜盈掌。何以報知音，前途勵吾黨。

觀於前詩，知先君之所以耽戲劇，亦我佛心腸也。先君學佛因緣，見其自傳。

先君先後長易俗社凡七八年，所編新劇不下十餘種。其尤著者，爲「一字獄」「如皋獄」「黑世界」「孤兒記」「雙姝記」「瓜地打狼」「賀家墳」等。觀者受其感動最深。蓋至性流露於辭間者多也。至於舊劇曲本，亦一一加以甄別。著有「甄別舊戲草」一書。善者存之，惡者屏之。謂非孔子刪詩之意乎。

予於民國二年之始復往德國繼續留學，時先君在北京參與讀音統一會，註音字母之成立與有力焉。歐戰中予歸國，授水利工程之學於南京河海工科專門學校。中經白狼之變。陸建章帥師入陝。奉袁世凱之命，捕戮革命黨人甚多。先君亦爲其所欲得而甘心者。友人竊以告予兄，兄密稟先君。避匿經年，幸脫虎口。陸兄被逐，始復來省，仍以社會教育爲事。時國事蠭蠁，深自韜晦，雖應督軍署顧問之名，虛與委蛇而已。觀其感時之作，可以見志：

感時

古盾懸通衢，青黃敗紛辯。不是心理差，云何目光眩。

階下飼羣雞，階上支鼎鑊。鼎鑊煎已亟，雞食尙相攫。

雖雞翔雲中，欲下遲不下。腐鼠非所甘，寒鷗莫相嚇。

蝸角有蠻觸，連年戰不休。淵底拾碎壳，使我心悠悠。

予執鞭南京，以其薄獲，供三姪讀書，先君不責以仰事。及予定計遣兩姪赴德留學，先君以書勗之曰：壯哉志也。及民國十一年來遊南京，見兩幼孫，喜曰：汝夫婦勞苦不虛矣。先君蓋先率易俗社甲班學生至漢口演劇，迂道來視予者。旋予以已應陝西冰利局局長之命，乃於是年夏奉父回陝。行至中途，靈陝爲匪所據，乃繞道太原，隨越霍山之阪而達風陵渡。此行亦殊苦矣。然先君爾時猶矍鑠也。

回陝後，居於三原。時班妹隼弟尙皆弱小，教子爲樂。隼弟以十歲耳聾，而先君教之，能不使失學，得成有用之器。教女以樸實無華，訓誨諄諄。

民國十五年全家困於西安圍城中。時京都兩孫猶在德國。予先一年出省，得免被圍。先君自慰曰：「協在外，兩孫學費必無憂，吾滋慰矣。」日惟虔誠禮佛。雖砲火喧天，八月之久，予家又處火線下，而全家婦孺，泰然處之。先君之化深矣。

民國十六年國民軍入省。少年黨人，思想多左，任所欲爲。當道不能制。將毀文廟以建公園焉。先君乃單銜上書曰：

民國約法，信教自由。中山先王言猶在耳。今國民黨人行與中山相背，殊深詫異。昨國民日報載以文廟改建公園，是廢文廟也。即廢孔教也。是又以一人專制衆人皆不得信孔教也。大背中山之旨，即不得爲國民黨。自失人格猶其小事。孟子所謂爲政在不得罪巨室者，以巨室所慕，國人慕之也。曾胡左李之爲清倒洪者，豈不知漢族之可愛，而愛滿人哉。蓋恐其天地會之奪孔教耳。今也，專聽無學無識之少年，而不顧大局所受之影響，吾爲此懼矣。

文廟竟以保存。先君雖篤信佛教而一切言行，並不背乎儒宗。

是年予以西北尙未能無事，展轉之蜀。其明年先君來函云：逆睹天兆，大劫將至。非尋常災禍可比。命予設法移全家於外。予乃於應華北水利委員會委員長之後，迎養伯父及先君於北平。

先君至北平後，得暇依格西喇嘛，精研密乘，心中大慰，以爲此行不虛。惟以年已

遲暮，不及修持爲惜。又遙奉潮州王宏願爲師，時相問難。得密乘課本，命予兄抄寫一部，奉爲至寶。其後以人民劫運太深，禱於佛，愿捨一身以滅衆生之罪。遂至寢疾病中夢吟詩曰：「本是金剛不懷身，緣何復被病魔侵。病魔尋覓無蹤影，上下四旁唯一心。」蓋醫院中以X光檢查之而不得其病之所在也。

時予妻亦病。先君命予妻至西湖養病而自與繼母回陝。繼是予即回陝任建設廳長，復迎養焉。先君教予妻以咒，令日誦持，並朝夕禮佛。數月之後，多年沉疴，竟以霍然。先是數年有舊僕之子病劇，其父請於先君，一臨視之。先君爲持咒語，以手撫其身。其子迷蒙中見金面臨前，大驚而醒，病頓失。人且訝先君有此奇術，胡不自醫。先君曰：吾不畏死，奚必逃死。惟吾志未竟，湏及時爲之耳。所謂未竟之志者，即其著作數卷也。

先是民國十四年孫禹行督陝，聘先君爲顧問，先君爲集孟子句而加以疏解以諷之，名曰「諸文孟子疏要」。既而悔之曰：是惡可以諧乎。

改爲集孟政談。於是時又著兵農說，主建設先從下始、復古邑制復興農村之須要，

先君於數年前已見及之矣。

然此尙皆非其焦點所在也。其着要之點，仍在民間教育。於是強疾而起，日夕孜孜，書寫不倦，力有不繼，乃禱於佛，請延時日，以完其願。於是精神大爽，目力亦強。繕寫小字，恭整不苟。名曰：「民興集」。取庶民興則無譏惡之義也。書分文編及行編。文編教人如何識字通文，法皆自創。行編則分爲法與戒，皆爲教育兒童之珍言。既已脫稿，乃喟然嘆曰：是殆我佛引渡之期乎？遂臥床不起。

時予任國府救濟水災委員會總工程師，方往來江漢。先君以予奔波勞苦而所事多波折，尙以虛舟一詩慰予曰：

一身爲虛舟，自在放中流。漫天風浪起，無怨亦無尤。

榜人憐漂泊，携纜相追求。追求良足感，去去不回頭。

既脫帆楫輓，誰復轉自投。願言淨艫舫，空無一物留。

汎汎河中影，隨波載沈浮。南溟清且廣，逍遙適所遊。

予得家中急電，即請假歸里。先君見予悲喜交集，既而悔曰：兒女之情，久已忘懷

，何復出於不自禁，甚矣魔障之難祛也。自此以後，即復怡然泰然。臥床三月之久，始終無煩惱狀。遂於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申刻逝世。臨危尙口占曰：「不作還家萬里夢；渾忘爲客五更愁。辭別親朋無一字；接引老病有孤舟」。

其神志清明如此。囑予以後仍往繼江淮工務。又切囑家人不許哭泣，但須念佛。

是年也，先君卒，涇惠渠成，江隄告竣予即大病，幾瀕於死。其於予也，誠可爲最深刻之紀念矣。

先君於晚數年思歸住南園。同邑張東白告之曰：「君欲之，斯足矣。」噫南園終於一憶而已。

附 錄

蓮舌居士傳

居士除舊布新時代人也吐舌並作三瓣出唇外寸許如蓮狀因以爲號焉淡泊恬退不喜俗

持一主義曰凡事必起於不得已則爲之者人不厭其爲是寂滅相有爲之法非出自然機心相應煩惱隨之是則謂之多餘事所視天下紛紛幾無非多餘事者讀書不樂舉業故習亦弗工以其爲多餘事也親沒遂盡棄之壯不如人老復何爲迨天地否塞道魔莫辨則惟持自主義不落黨派曰舍其見而苟同於人者恥也無其意而假其名者盜也曹操之擁漢室不如伊尹之放太甲其意則余竊取之矣周旋各軍長間少所許可曰利國者不顧家福民者必忘身惡有間舍求田而爲英雄者乎惡有利己而不害人者乎惡有以慈悲假面示人而非惡魔者乎是故不可與言者則終不與之言焉謂其取諸民者不義有毒性有怨氣非慈心能化而以養身者不詳莫大焉是故不就徵辟與同好者組易俗伶社以自隱先是少從師讀夜深恍若在山洞中一燈熒然出見皓月當空萬山雪白隨誦一詞曰雪滿山月滿山鶴唳風聲半夜間清光入面寒旣覺即悟前身爲僧然爾時深入儒家言而不信佛也及是於長安市上恭逢阿彌陀瑞像光射百步外驚喜請而供諸齋室夜就寢忽面前黃光一現有聲曰授汝陀羅尼此時中國密教久絕故不知其爲何語翻閱經典亦猝未得然因是得窺佛法之大後遇善知識蒙其開示歡喜無量遂皈依三寶專心密典愍衆生故頗有爲於靈覺中若或告云母多人曰

人多心多事母多人多人多情多情多累始猶疑之曰此非所以慈悲救世也既乃悟曰此即所以慈悲救世也今世人尙競爭與有言焉則諍論起矣與有行焉則意見紛矣無事無累遊於寂滅而後可以有爲必也其惟文章乎故所以報佛深恩者但以筆代舌云

贊曰淡食取昧靜境尋樂平情得福開心應物以終其身處樂與約天半孤雲深山野鶴

讀南園憶賸書後

佛書有言曰 有善因者有善果 是知凡百事業 先難後獲 由漸而成 非倖致也 吾讀李氏南園憶賸一編 而益信因果之理 不爽也 考李氏 清白傳家 世有隱德 立業之始 穴居而處 鑿地而耕 被棘斬荆 艱難締造 又復叠遭荒亂 轉徙流離 幾溺於殆 壯者不遑耕稼 少者無機讀書 其祖若宗之困苦顛連 有極人生所不能堪者 詳載原文 茲不復贅 而歷稽其艱苦卓絕 處困而亨之道 無非以守分安命 順時聽天 不忝不求 無尤無怨爲職志 又於子弟讀書 寧賣力以助束修 雖不至囊螢映雪 而實有斷蠶劃粥 手龜足繭之苦 蓋其於家庭教育 尤注重焉迨

桐軒公昆玉 飛黃騰達 藝苑蜚聲 識與不識 均驚異羨慕之弗遑 而
 不知其光先裕後之功 其所由來者漸矣 非倖致也 迄今玉笋聯芳 蘭
 牙競秀 或爲國器 或爲專材 勃勃蓬蓬 方興未艾 謂非累世先德所
 蘊蓄 烏克發揮光大如是乎 殷憂啟聖 多難興邦 李氏之興 將有不
 可限量者矣 明德之後有達人 非僅一姓之榮 實爲邦家之光也 而繼
 述之責 保持之道 尤不能不屬望於賢後昆焉 故特進一言以爲贈

北平培迂儒謹識



舊河水利委員會寄贈

18

404044